

# 复旦大学中文系

## 2018~2019 学年第 2 学期期末考试试卷

课程名称：\_\_\_\_\_中国当代小说选读\_\_\_\_\_ 课程代码：\_\_\_\_\_CHIN119008.01\_\_\_\_\_

开课院系：\_\_\_\_\_中文系\_\_\_\_\_ 考试形式：课程论文

姓名：\_\_\_\_\_ 学号：\_\_\_\_\_ 专业：\_\_\_\_\_

提示：请同学们秉持诚实守信宗旨，谨守考试纪律，摒弃考试作弊。学生如有违反学校考试纪律的行为，学校将按《复旦大学学生纪律处分条例》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题号	1	2	总分
得分			

### 一、完成以下两篇论文

1. 我们往往可以借助重要的意象来进入小说的阅读，比如《妙妙》中的“收音机”、《成长如蛻》中的“西藏”、《棋王》中的“棋”、《可悲的第一人称》中的“鸽子”，请选择上述一个意象，分析其在小说中的设置、寓意、功能等。

#### 要求及说明：

- (1) 标题自拟，字数 1500 字左右
- (2) 请注意不要大量复述情节
- (3) 该题满分 50 分

2. 请在本学期讨论的作品中，选择一位“边缘人”，对其作人物形象分析。关于“边缘人”可以结合以下两则注解。

注解(1)：“‘过渡人’和‘边缘人’都是边际人。边际人是人的时间与空间、身份与区位的两重性矛盾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道德和文化条件下的表现方式，‘边际人’既是两个文化系统对流后的产物，又是新旧时代接触后的文化结晶，因而在边际人身上不仅具两种以上的文化期望和文化冲突，他角色行为也常常是困惑的、矛盾的、边际性的。”——叶克南：《边际人》

注解（2）：“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要求及说明：**

- （1）标题自拟，字数 1500 字左右
- （2）请注意不要大量复述情节
- （3）该题满分 50 分

**二、论文提交时间：6 月 13 日 18:20—18:40**

**地点：上课教室**

# 一、“棋”：灵魂与现实的交汇点

## 《棋王》中“棋”的存在形态：书包里的棋、无字棋、盲棋（棋谱）与乌木棋，与独立于现实秩序的象棋的“内在秩序”

棋作为文本的线索并非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是被精致地刻画、描绘，以不同面貌逐一展现在读者眼前的。王一生随身携带的那副棋简陋不堪，脚卵的乌木棋则嵌金刻篆；王一生母亲的无字棋根本不可用于对弈，与老头、与脚卵和“一对九”的盲棋，则是完全脱离物质性的思维活动。不同的棋出现在文本的不同阶段，背后是王一生遭遇不同的人，于是各种各样的棋将王一生的各段人生经历连缀起来，将王一生与各路人马的遭遇桥接起来，王一生的形象、性格得到丰满、充实与发展，作者虽从未直接描写王一生的内心活动，我们却能够一窥“棋王”的内心世界，这是“棋”最基本的设置与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最先出现在文本中“我”的叙述中，王一生“窗钩上取下书包”掏着便是的那副棋。这是一幅异常简陋的棋，但已然足够二人对弈，恰似王一生身材上的干瘦并不妨碍其精神上的丰腴。一幅塑料棋盘的象棋能够被很随意地放进书包，在被需要时拿出、展开；正着摆不成，也“不碍事”，可以横着摆，像极了“我”与王一生们在现实罅隙中的生存姿态。但是，对弈一旦展开，便意味着对“马走日象走田”的棋局规则的自觉遵守，“棋呆子”可以短暂地抛开被时代、社会所框定的逻辑，沉浸在象棋的汪洋之中。对“吃”有种“夸张”的“精细”的王一生，在棋局中却能够“有气度许多”。简陋的象棋棋盘以最朴素的方式包裹了一个可供随时投身的空间暗藏于书包，拓宽了拥挤与混乱的现实世界。

盲棋和棋谱虽然都被冠以“棋”之名，却不是“棋”本身。棋谱是将王一生引入象棋殿堂的向导，与捡垃圾老头、脚卵与九位高手盲棋对弈则见证了王一生棋道上的精进。

如果说“塑料棋盘”、“乌木棋”对弈中的精神世界因其尚未完全失去现实秩序中的物质基础而能够为人们旁窥、想象，棋谱和盲棋则更是一套仅供棋道中人把玩的“黑话”体系。棋手们通过棋谱与盲棋这一套能指系统“交谈”，其所指直接指向“棋”这一抽象“范畴”本身。棋谱作为能指的能指产生于某一副具体的棋，却在“盲棋”中逐步成为能指本身，从棋谱到盲棋的必然发展，实则通过

对语言的重构宣告了棋局世界相对现实世界的独立性之可能。

王一生与老头从来没有通过棋子对弈，而是通过棋语对弈，绕开了任何从“乌木棋”到“随手掏出的棋”的物质依傍，亦无需祈求被施舍一个展开棋盘的物理空间。于是象棋不再附庸于现实秩序与物质性现实空间，却能够“在心里下”，可以“自己和自己下”；棋手之间的精神交流“不碍着谁”，“不让下棋”是“不可能的事”。棋手的精神园地不再受制于现实空间与现实秩序，却能够在棋语所生成的抽象空间中任意展开、无限延伸。进而无论在遍地“哭哭啼啼”的“一地鸡毛”之车站，还是“只有眼睛和牙齿发光”的“百里”跋涉中，王一生都能完整保有那一双神采奕奕的眼睛，保存那一方“自己的园地”，保有不被现实世界磨损的对“棋”的热爱。

### 棋的“两个维度”：“物质”性与“精神”性

棋必有其物理存在，功用则是思维活动，而在《棋王》中我们确实发现了棋的两种极端的存在形态的可能。“盲棋”彻底抛弃了物质基础，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脚卵的乌木棋则“暗暗发亮”，提醒读者棋子本身的欣赏价值。王一生随身携带的棋具则似乎介于盲棋、乌木棋二者之间，兼备物理与精神属性。不同的棋拥有一系列或坚实或缥缈的物质形态，但均惯用于对弈，则相异的物理存在还统摄在棋这一整体性概念之中，承载着复杂精妙的思维活动。王一生对母亲传下的无字棋情真意切，对脚卵的乌木棋敬畏有加，对棋不感兴趣的书记却以收集古董的心态贪婪地接受了贿赂。众生对不同的棋取舍异趣，折射了不同的人生境界，他们的相遇相知却在棋、棋局与棋赛间连缀了起来。

在许多故事人物的眼中，物质与精神性是棋相互矛盾的两个维度。捡垃圾老头“为棋不为生”，王一生母亲宽容其下棋的前提是“功课不落下”。然而王一生的“吃”而不“馋”开辟了另一种可能——不必极端如棋赛冠军（或许在与现实的不断碰撞后）避居山林，“沉浸”于伊藤虎丸所谓“独自觉醒”的“差别意识”中；亦不必贪婪如书记云集字画古董，沦为“恶臭”的“俗物”。其实“冠军”对现实秩序的刻意逃避，与“书记”对棋的顶礼膜拜并无本质区别——前者实则是以否定的姿态对象棋世界之不能独立于现实的重述与确证。王一生坦然进入现实，在盲棋车轮战中收获实至名归的声誉，在被删节的第四段中选择“饭菜更好吃”的地区棋队，反而真正宣告与伸张了棋局世界相较于现实

空间的独立性。

“棋”存在着物质与精神的两面性，然而正如“棋”与“吃”的交融性，物质与精神的两面性又统一于棋的“一体”性而并非“二元对立”，这个特点蕴含在“棋”的内部：脚卵的乌木棋是装裱精美的明代古董与现实纠葛在一起，却也是父亲的赠予，其棋艺亦是“几代沉下的棋路”。王一生无字棋寄托着母亲的深情，情感的深切却亦寄托于包裹棋子的小布包上绣着的蝙蝠，寄托于有着细密美观的针脚，闪耀于赛象牙的在牙刷的细细打磨后才有的、在太阳的透视下泛着的半透明的光泽。雕琢的艺术品亦倾注着浓厚的情感，精神的承载物有其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因而，棋的两面性并非机械地统摄在“棋”这一整体性概念，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的统一。老头/冠军与书记对精神性与物质性各执一端，棋王却将“棋”作为阿城所谓“状态”来把握与感受，方能感知“棋”本身，沉浸在“棋”的世界中，收获精神的滋养与灵魂的慰藉。

#### **参考文献：**

伊藤虎丸. 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第2版[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施叔青. 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J]. 文艺理论研究, 1987(02):49-55.

## 二、温小暖：“边缘”寄居法则

温小暖的生活方式似乎是和“大多数人”的生活“拧着来”的。大多数人选择工作的年纪，温小暖选择了“退休”；白天变成了“黑夜”，黑夜变成了“白天”；“不爱钻石玫瑰，不爱华服美裳”；却爱做蛋糕，“爱猫如命”；厨房成为了装修的中心，亦成为了其“主妇”生活的中心；客厅被放逐，公共生活被放逐；从爱情、同居到结婚的仪式感化为无形，家常便饭却充满着仪式……这种有意为之的不同，与其说是一种独立于以雷烈、露露、沙雪婷们代表的世俗生活道路“天真人性”，倒不如说是对世俗生活的刻意违逆；拒绝活动、拒绝社交、昼伏夜出、陶醉于电脑荧幕亦谈不上建立在“天真人性”（或一套完善的价值体系）之上，倒有时更像是在认识到“世俗生活”的一些负面面向时，刻意而消极地站立在“俗世”的对立面，不假思索地全盘否定现实——九点打卡制度“不人性”，于是温小暖“致力于控诉”、翘班，最后“骂了老板，卷了铺盖”；客厅、阳台是“给别人看的”，厨房与厕所是“咱们自己的”，于是客厅“不见一件正经家具”，厕所倒金碧辉煌，这不正是温小暖将一般意义上的世俗生活不假思索地贬得一文不值，将个人生活道路无限捧高、拒绝踏入现实“污泥浊水”之心理的外在投射吗？

其实，“不人性”的制度往往也必有其“人性化”的一面，亦未尝没有斟酌、商议与相互理解的空间；客厅、阳台在大多时候亦是“咱们自己的”；厨房、厕所亦难免于在他人需要使用时“给别人看”（实际也成为了温小暖接待露露们时“虚荣”的口头谈资）。将对立面描述为“非人性”的其实是一种为人们惯用的建构自身合法性的方式，却在逻辑上是欠妥当的——对方的“恶”并不必然导向己方的“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对立”往往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一个充满“槽点”的现实可能恰恰是“最不坏”的。对大多数人生活方式的刻意违逆不仅不会带来“人性”的张扬，反而更会带来“天真人性”更为“自觉”的压抑与扭曲。刻意的唱反调的温小暖并不是为我们打开一种新的生活道路与态度，反而是以否定的姿态诠释、重述和确证了“大多数人”道路的深入人心与牢不可破，大而言之，温小暖尝试在“使人异化的劳动”中“幸存”，实则是伊格尔顿所谓拒绝“改变”却“试图忍受”的“不战而降”。对此，伊藤虎丸一语中的：“需要从有时是难免的无意识的差别感中解放出来，收获真正的个性，变成‘普通的人’”。

尽管温小暖在刻意逃离，纵使温小暖拥有“昼夜颠倒”的“时差阻隔”，具备

“东五环外十五公里”的“空间距离”，她并不能真正逃离“大多数人的生活”。隔三差五的饭局时而搅乱温小暖的节奏，大学时代的闺蜜与情敌则屡次三番登场，发出诘问；雷烈“我还要赚钱”的梦话则让温小暖“彻夜难眠”，“克制不住总湿了眼眶”；露露们的“专业话题”让温小暖“恍惚而懵懂”。但面对这一切，温小暖选择了压抑、拒绝表达内心的感受——“自顾自嘲大学时代大家最瞧不起的女生”——虽“未尝没有焦虑”，却偏偏做出“边哼歌边擦桌子”的“愉快模样”，或佯装为荧幕所吸引了“全部注意力”（正如同她在雷烈和旧相识们面前的天真、无忧无虑），让雷烈“话到嘴边却没开口”——驱逐、掩盖内心真实感受之余，亦不忘用“天真、人性”的细密针脚缝上他人的嘴皮。我们不禁怀疑：温小暖的“欢乐”，究竟是真正的乐在其中，还是恐惧一旦“不能乐在其中”被揭穿、担忧“欢乐”作为这个幻觉世界唯一“合法性来源”的土崩瓦解？林奕含笔下的房思琪失去了改造现实的能力，于是改造了自己的思想：“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这也是温小暖的生存指南：压抑感受，拒绝改变，因为“我要爱我的生活，否则我太痛苦了”。

温小暖的生活是什么？概而言之，不出门、不工作、不运动、逛淘宝、逃避社交、昼夜不分、啃老公、出租屋、偏僻的毛坯房、没家具、没几件衣服穿、房贷、家中脏兮兮、野猫乱窜、乱七八糟、“看不见未来”。唯一值得称道的，是胡吃海喝不运动也不胖的“纸片”身材连同做饭的“天分”，与在以上一切基础之上竟然实现了的心理平衡或曰“精神胜利”。小说是如何塑造温小暖的呢？絮絮叨叨的人物对白、精致的糕点、温小暖与雷烈们精巧的斗嘴、“互飏成语”和“搜肠刮肚的发嗲和耍赖”化解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温小暖现实中的困迫被忽视、掩埋，消解于无形，本人一幅没心没肺地乐在其中的样子。经济上的窘迫似乎只会带来物质上的贫瘠，而物质在作者的笔下几乎等同于消费主义符号，仿佛只要温小暖不介意，物质困窘与生活空间的偏僻、凌乱就不会造成任何生活不便。打个“理科生”的比方：温小暖如同“斩断所有神经末梢时，受伤流血就不存在痛苦”一样在物质匮乏的现实傻乐傻乐着——这不仅是“拟生长”，而且是生物学意义上向不具备神经系统之低等动物的“逆进化”，是感知“现实”的神经已然瘫痪却“拒绝”就诊，是当神经系统感知到“现实”时，“不愿意设想”改造“现实”而选择“更为方便”的“阉割神经末梢”——结果是挨了“现实”的“拳脚”

还浑然不觉，同时愉快地收获了对“拳脚”更高的忍耐力。

文本最后，作者更是用言语上的“不卑不亢”让温小暖取得了与“前任”的巅峰对决中不带来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想象性、精神性胜利。雷烈温小暖二人心满意足地退回城市边缘的毛坯小屋，继续那一个人“披星戴月”另一个人“暗无天日”的生活。“巅峰对决”中两位主角——沙雪婷与温小暖似乎分列物质丰腴却庸俗、物质匮乏却本真的两端，然而二人实则同质性有甚于差异性。这不仅在于雷烈，二人存在感情上的“替代关系”，也同样在于她们对雷烈这类符号化的传统男性形象不由自主的依附地位（雷烈没有男性欲望，但据马小淘说他和温小暖“是爱情”。马小淘小说中的男性实际上是“她自我的投射”），更在于：当小说中所有人物均被妥善地安放在“否定现实”（温小暖）-现实（雷烈、沙雪婷、露露们、“劳动妇女”们）的单向度的坐标轴之上时，崇高的形象被彻底放逐，舒婷《致橡树》中的“木棉花”所召唤的女性独立的主体性被驱散，物质坐标轴之外的崇高主体连同崇高的可能性一同被掩埋，事实上，《毛坯夫妻》中所有人物都难逃平庸。

康德提出：“如果你采取的行为方式是所有理性人都能采用的行为依据，那么你的行为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则是道德错误的行为”，则我们完全可以用“道德错误”来拒绝温小暖的生活逻辑。然而，用康德来道德批判温小暖与沙雪婷们似乎显得稍微有些缥缈。温小暖与沙雪婷的生活逻辑停留在对物质的牟取或疏离，求取“心理平衡”的低阶状态，对自身“低欲望”或“满怀物欲”的社会动因缺乏丝毫的自觉，嘴上说着“不向弱者开火，我有同情心！”，手上哪管是不是“抽刀向更弱者”。

如何将生活的荒芜打造成为“孩子”的“乐园”？马小淘用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解决路径，那就是将现实改造成为一场精致的“文字狂欢”，以密密麻麻的人物对话“互飏成语”结构小说文本，自我陶醉于将现实的每一幕打造成为“歇后语”，打造成为“连珠炮般”可供咀嚼的“奇观”本身。这不正是温小暖“不假思索”地运用的“战胜”沙雪婷的制胜武器吗？这也是温小暖百用百灵的“制胜秘诀”：看似“单纯、实在”，实则雕琢而富有心计的言语，用于与雷烈、露露们周旋，用于不断逃避崇高，用于拒绝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任何实质性改变。对于语言的魔力，林奕含显然是自觉的作家，她说：“会不会，艺术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呢？”，伊格尔顿则直言：“（美学、艺术、象征）确实可以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药……日常生活无法解决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主体与客体、普遍与特殊、感觉与概念、物质与精神、秩序与自发——都可以奇迹般地得到解决”。李国华用“美”的语言哄骗房思琪，房思琪则将李国华的话来回咀嚼，在书页中翻找可以形容自己与李国华关系的句子，不由自主“再生产”的精致的“双关”、“象征”与“隐喻”，迷醉于“属于语言的、最下等的迷恋”。温小暖也在与雷烈、沙雪婷们的话语交锋中不断逃避实质矛盾，亦同样从事着“再生产”，在重述与自我强化中自我说服并使他人确信“我的现状就是我温小暖想要的”、“得不到的”就是“不需要的”。李国华的“巧言令色”有多么富丽堂皇，房思琪就在“乐园”中陷得有多深；“新概念作文大赛”出身的马小淘有多么巧舌如簧，温小暖就有多迷醉于“物质贫乏”之下的“精神胜利”，自我感动于“社会权利”被剥夺之下的“低欲望”——“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种种社会权利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物质上的贫乏成为盲点，现状但凡存在的任何优点在连珠炮、歇后语般的话语中闪耀、受聚焦与被无限放大，“巅峰对决”等高光时刻被着重渲染。其必然逻辑导向就是“我现在很好，不需要改变（社会结构与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必然的行为导向就是成为这场“文字狂欢”的自觉维护者或“再生产”者，忽视和逃避可能让这场幻梦破灭的任何契机，对情感进行自我压抑与掩盖，发自内心地相信（同时让别人相信）自己是本真地喜爱这样的生活，并且毫不留情地把不属于这部分的感觉悉数阉割，逃避崇高，拒绝生成任何改造社会的能力与欲求。

内心世界与真实世界的错位是不可长久维系的。房思琪失忆、发疯。现实社会的秩序则透过雷烈的梦话、透过每月的房贷与阴魂不散的聚餐向温小暖的世界渗透，想象性的在与沙雪婷的对决中胜出亦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改变，反而只是一剂麻醉药，将痛苦留给了未来。结构性错位将不断产生刺痛与彷徨，但未尝不是一种提醒，提醒温小暖不要在刻意的逆反中越陷越深，但倘若不从“神经瘫痪”中走出，“刺痛”未尝不能成为更深一层的“麻醉剂”。

#### 参考文献：

伊藤虎丸. 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第2版[M]. 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05.

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金理. “宅女”, 或离家出走——当下青春写作的两幅肖像[J]. 文艺研究, 2014(4):33-42.

林奕含.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杨庆祥. “日常书写的直接性”——马小淘作品讨论[J]. 西湖, 2018, (5):93-104.